

■记忆深处■

大姑是我三爷的女儿,在她这一辈的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,我们都叫她大姑。姑父是残疾人,拄着拐,常年在石家庄南马路北横街 53 号门前修自行车。

我第一次来石家庄的时候是 1963 年,家乡发了洪水之后,母亲来石家庄看外祖母,在大姑家住过几天。当时年龄太小,影影绰绰地记得姑父蹬着三轮带我们去过人民公园,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少年儿童活动中心。姑父还把我带到理发店,剪去了我的两条辫子,还了我男儿的本来相貌。大姑家热热闹闹,她两个儿子的子女及弟弟的儿子从

小都跟着她长大,他们都跟大姑格外亲。

第二次来石家庄是 1966 年家乡地震之后,我上小学了,邻居婶子把我“捎”来的,姑父骑着三轮车把我接到家里。冬日的傍晚,我和大姑家的孙子、孙女以及叔家的哥哥在马路上滑冰,嬉笑打闹。当时,北横街及北面的永安街还都是平房。

国家恢复高考,我考上了石家庄的一所学校,周日来到北横街的大姑家,她给我变着花样做好吃的,不是包饺子就是熬大锅菜或者做西红柿鸡蛋打卤面。那时,老家贫穷,生活困难,在大姑家过的周日,

北横街的温馨

就像过年。放假回家,大姑还给我路费。

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初,老家第一次走出农家门的乡亲 and 亲戚们,大都在大姑家落过脚。大姑为他们经商赚第一桶金提供了最初的帮助。时至今日,说起我大姑的时候,他们感激的言辞溢于言表。

我毕业分配到邯郸,12 年后调回石家庄市,再去北横街看大姑的时候,那里除了她的大孙子在临中华大街开着一个蓄电池门市外,只剩下了她一个人。她不愿意离开老屋,表哥也没有办法。后来,随着年龄增大,表哥说什么也不让大姑一个人住了,她只好去

了表哥家。

妻子“农转非”过来的时候没房住,我们住到了大姑家北横街的老屋,大姑还指派表哥专门来看我们。2000 年单位分到房子后,我去看大姑,大姑很高兴,一个劲儿地说:“英,真好啊!你也成石家庄人了!”大姑爽快地答应去我家,却没去成,不久,老人家去世了。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大姑和姑父对我的恩情!

如今,石家庄市到处高楼林立,大姑家的老屋早已无影无踪,但北横街 53 号的小院经常出现在我的梦中,一如往日的热闹温馨。

楚世英/文

■似水流年■

30 多年前,我读小学的时候,学校连围墙都没有,操场上仅有一个水泥做的篮球架和两个用水泥做的乒乓球桌。那时上体育课,练的最多的就是整队集合,甚至连广播体操也没有教过。读中学后,体育老师开始教我们做广播体操了,学校还举行了广播体操比赛。

上初三时,学校挑选了一批运动员进行集训,准备参加县里的中学生运动会。训练的选手都是跑步的,没有其他项目。负责训练这些运动员的,都是学校的体育老师,其中有

一位是教过我的张老师。我从小个子就矮,跑起步来步伐比别人小得多,所以,成绩也不如别人好,自然进不了训练队。

看着那些同学训练了两三天后,我便去找张老师,请求他带我一起训练。张老师告诉我,就算我参加了训练,成绩上不去,也不能参加县里的比赛。但我觉得不重要,我要的是去感受一下训练的氛围,弥补一下小学时上体育课的遗憾。张老师禁不住我软磨硬缠,便收下了我。

参加训练后才知道,原来

跑步不是我想得那么简单,跑步也是讲科学的。训练是在下午放学后进行。头几天训练后,我的双腿走路都变得困难了,上下楼梯的时候腿在不停地颤抖。很多时候,训练结束后,食堂里的饭菜已所剩无几。我的心里隐隐有几分后悔,不停地想打退堂鼓。更重要的是,我跑不过那些同学,每一次都是我垫底。我本来就不是选手,跑不过别人很正常,但我的心里憋着一口气,总想着就算不做第一,也不要做倒数第一。就在这犹豫和彷徨之中,我的身体慢慢地适应

了这种强度的训练,上下楼梯的时候,双腿觉得利索多了。只不过,我依然是那个跑在最后面的人。

训练结束了,同学们去参加比赛后,我一个人在学校的跑道上跑了一圈又一圈,没有掌声,没有呐喊声,没有一个观众,直到累得不行。

这种训练不仅是身体的,还有心灵的。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,我就会想起那段经历,想起那些无数次在跑道上想要放弃,但最后坚持下来的时光。

赵仕华/文

■朝花夕拾■

两次吃水饺

小时候的许多事情我都记不清了,但吃饺子的事却很难忘。

那时家里穷,父亲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全家 8 口人,日子过得十分困难,能吃上饭就知足了,想要吃点儿好的简直就是一种奢望。大概在我 6 岁左右的时候,我第一次吃到了饺子,而且只吃了一个。

那天晚上,母亲把萝卜叶子剁碎后拌上花椒粉,把平时舍不得吃的两个鸡蛋打进馅里拌匀后,给父亲包了一碗饺子。父亲下班回来后,母亲把饺子煮好端上来,我把白天给父亲打的散酒递上去,父亲又拿出一小包花生米,就开始喝酒吃饭。我虽然已经吃了饭,但饺子特有的味道吸引着我,就在那儿看着父亲喝酒吃饺子。父亲看到我的样子,笑着说道:“你想吃饺子啊?”我点点头,父亲夹起一个饺子放到我嘴里,我还想吃,但母亲把我叫走了,说:“你爸爸上了一天班了,很累,让爸爸赶紧吃顿饱饭。”

第二次吃饺子是在一个节日里。那天母亲包了很多饺子,饺子馅里放了肉渣。母亲把煮好的饺子端上桌后,我们兄弟姐妹们开始猛吃起来。我发现,母亲没有上桌和我们一起吃饺子。我感到奇怪,就去叫母亲来吃饺子,才发现母亲独自一人在另一间屋里的小床上吃饭,碗里不是饺子,而是饺子汤泡着几块玉米面饼子。我一看到母亲这个样子,眼泪就流了出来,对母亲说:“妈妈,您不吃饺子,我也不吃了。”

杨培臣/文

■图说往事■



上世纪 60 年代,春节前生产队要杀猪。父亲刚刮完猪毛,队长叫住在一旁看热闹的我,指着地上的猪毛说:“把这堆猪毛装到袋子里,去城里卖了,换几个包子吃吧!”于是,我和大妹妹抬着猪毛向县城走去。小妹妹听说有包子吃,也要跟着去。到县城

兄妹三人合影

要走十几里山路,时值隆冬腊月,我们却走得挥汗如雨。走到半路,大妹妹就走不动了,我们坐在一块大石板上歇息。我突然想起,邻居家的小亮曾偷偷送给我半个包子,可香了。大妹妹说,小亮家富裕,他有一张照片,可神气了。我说:“今天咱们卖了钱,也照张相,风光一下。”

我们把猪毛抬到收购站,卖了钱,先到照相馆照了这张合影。剩下的钱,只够给小妹买一个包子。这时,天已经黑了,我和大妹妹饿着肚子回了家,却留下了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。照片的左边是作者本人,当时 9 岁;右边是大妹妹,8 岁;中间是小妹妹,4 岁。

张明常/文并供图

难忘三八妇女节

我曾经就职的单位是一个大厂。1978 年以后,每到三八妇女节,我厂都会组织活动:一是召开庆祝大会,二是进行体育比赛。

庆祝大会在厂俱乐部举行,厂里的党政工领导都会出席。会上,职工们会表演唱歌、舞蹈等文艺节目。

体育比赛有长途竞走、拍球、跳绳、踢毽子等。几百名女职工在厂前的广场集合,随着一声枪响,人们急速地拥出工厂大门,绕着工厂外的大马路行进。队伍浩浩荡荡,你追我赶。走在前面的多是年轻人。我走在中间的位置,看着前面长长的队伍,心中有些着急,于是加快脚步,向前面追去。也有

年龄大些的职工,走得气喘吁吁,但是也都坚持着,没有人放弃。队伍走过大马路,到了小马路上,之后拐进我厂的小门,进入厂区内。竞走比赛的终点是出发时的前广场,对前三名给予较高的奖励,其他参赛者都有奖品,其乐融融。拍球、跳绳、踢毽子比赛在厂内站台举行:我厂面积很大,厂内有几条铁路线,有装卸原材料和产品的站台。站台很长,也很宽敞。站台被划出三个区域,分别举行拍球、跳绳和踢毽子比赛。组织者一声令下,比赛开始。只见站台上绳子上下摆动,毽子上下起舞,球被拍得啪啪响。比赛结束后,参赛者都给发了奖品。

隋淑芬/文

